

掌故奇談

(五)

●馬馳原

詞學名家汪東

從革命家到國學家

近代善於填詞作詩的名家甚多，但能別開生面獨樹一格者卻不多見，汪東教授則是國學界公認的詞學詩學大家。

汪東初名東寶，後改名為東，字旭初，號寄庵、夢秋。江蘇吳縣人，早歲曾就讀上海震旦大學，一九〇五年赴日本留學，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在東京讀書時，他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擔任民報編輯，追隨孫中山從事反對帝制，宣揚民主革命的活動。

不久，他回到國內，參加秘密革命活動，出任上海「大共和日報」總編輯，宣揚三民主義，倡導民主民權。民國肇建以後，曾歷任內務部僉事和浙江省幾個縣的知縣。辭官以後到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執教，曾任文學院教授、院長等職。不論在什麼崗位，他都忠實的追隨孫中山為革命救國理想和政策戮力。生死榮辱，置之度外。

汪東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高足，長期研究音韻學、訓詁學和文字學，對於經史百家，無所不窺，造詣甚深。他也像一般中國文人一樣，正業以外，兼長藝事，他擅書精畫，以篆體字和畫梅享譽士林，他的詞學功力尤深，蜚聲海內。詞學界對他填詞的評語是「宗清真，控縱自如，頓挫有致，舒深綿邈，情韻交勝」。而其作品尤為黃季剛、柳亞子、沈尹默等人所推崇。

講學中大著述甚豐

汪東曾在中央大學講授「宋名家詞」一課，不少受業學生都回憶說，汪先生講解透關深刻，引人入勝。上他的課，總恨時間過得太快，有些學生畢業離校後，還繼續受他的指導。一九三四年，他在南京，與吳梅等老詞家每月雅集一次，限調不限題，但也只有每月一首，能見到的作品不多，不過汪氏遺有詞集「夢秋詞」，係汪氏手自編定并親自繕錄，輯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六三年的詞作，凡二十卷，計存詞一千三百八十餘首。

篇什之富，為歷來詞家所罕見。詞人夏敬觀評曰：「其最上乘者，混跡蹊徑，直入堂奧，意到辭諧，超然神理，功力至此，曷勝佩讚。」他著作的「詞學通論」數十年來，一直為詞家奉為圭臬。其著作還有「吳語」、「唐宋詞選」等。

他一生廉潔，克己待人，生活勤儉樸素，但在學術上精益求精。

古稀開刀填詞言志

一九六三年春，他因胃疾開刀，這時他已年逾古稀，以驚人的毅力，承受手術的痛苦，泰然處之，十分開朗。并在臥床寫詞，後來自己無法書寫，也以口授詞意，命家人筆錄之。他雖病入膏肓，但在所著詞中，仍有「伏櫪尚存千里志」之語，表現出一種樂觀進取的精神。一九六三年六月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一九八五年，山東齊魯書社曾影印他的「夢秋詞」，并請他的學生唐圭璋、程千帆、殷孟倫作跋，使汪東詞章重新輝映詞壇，

流傳後世。

不朽之作流傳廣遠

汪東還有一篇名作，流傳廣遠，是為東南大學校歌，凡是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畢業的學生，無論文、理、法、商、農、工、醫、教八大學院的畢業生，分布在大陸各地、金馬、臺澎以及海外各地的東大、中大校友都會歌唱，堪稱是不朽之作，原文是這樣寫的：

維襟江而振海兮，金陵宅其中，陟升皇以臨晚兮，此實為天府之雄，煥哉郁郁兮文所鍾，宏我黌舍兮申於南東，干戈永戢，弦誦斯崇。百年樹人兮，鬱鬱蔥蔥，廣博易良兮吳之風，以此為教兮四方來同。

瓜蒂盒主謝國楨

精明清史擅目錄學

凡是研究晚明代史料的學者，手頭多半有一部謝國楨所著的「晚明史籍考」，這本八十萬字的堂堂巨著，被南社詩人柳亞子稱為「研究南朝史料的一把鎖匙」。又說：「誰想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即可按譜而稽，事半功倍」。可見此書的功用了。

謝國楨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史學家，也是目錄學家，號剛主，自訂書齋名為「瓜蒂盒」，河南安陽人，光緒廿七（一九〇一）年

生於山東濟南，十八歲到北京求學，後來隨吳闈生學習詩和古文辭。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研究歷史，對明清史、目錄學尤有心得。次年夏天結業後，他又去天津梁啟超家的飲冰室，教梁啟超的子女讀書，在梁家，梁啟超又傳授他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至此時他才開始收集明清之際的史料以及建築園林的史跡。

後來，他又去南開中學任中文教師，並在北京圖書館擔任編纂，兼掌理金石部藏品收集及研究。

謝國楨畢生治學都和研究明末清初的思想有關。他為了要研究滿清入關前的史跡，又上溯到渤海、遼金、蒙古以及秦漢時代的東北歷史而且都做出了成績。他的另一本名著「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得到魯迅和柳亞子的鼓勵和獎掖。

中共建政後，他曾在南開大學教授明清史、目錄學及歷史文選等課，並任中國史教育研究室主任，後來才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

辛苦搜藏全部捐獻

他的藏書除極少一部份得自祖傳外，其餘都是他節衣縮食所得，他收集書籍的範圍很廣，基本上屬於有史料價值的；如詩文筆

記、野史掌故、碑刻拓石等等都買下來，所以王鐸有詩送他說：「無所不收見聞博，無所不贈亦遠觀，晚明史籍作專考，遺民著述集叢殘」。他藏的書多鈐上「瓜蒂盒」一印，印是著名金石家錢君匋刻的。瓜蒂盒的意義據他自己講是「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搜集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羽的東西。好比買瓜，別人購到的都是一些瓠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在他身體感到大不如前時，他就給歷史的負責人寫信，表示要將自己收藏的明清以來的野史筆記、志乘和詩文集約兩千種及秦漢以來碑刻磚瓦拓片約一千種，全部捐獻給國家。這批書中，有不少是很難找得的善本，幾乎每本書和拓片上都有他精心撰寫的題跋。他生前節衣縮食，含辛茹苦地去購買，但他捐獻時，就認為「這些圖書非我個人所能私有，必須獻給公家妥為保存，以便研究利用。」

博聞強記輯編野史

謝國楨平時寫論文或小品文，出筆成章，引文、典故均記於腦中，不必一一查書或找卡片，三千字的文章不要一天即可寫成。其晚年從明清二代野史筆記中輯成「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三冊，以及「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輯」二冊，都是極有用的參考用書。他是一個無私而又襟懷坦蕩的人，從不掩飾自身的缺點和錯誤，自責也甚嚴。他去世

後，冒效魯有輓詩云：

「早從江北學，再傳南海徒，訪書搜破爛，詩外見功夫。」

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將他收藏的筆記中選出十種較罕見者編成『瓜蒂齋藏明清掌故叢刊』，也算是對他的一種紀念。

方誌學家朱士嘉

獨立輯書七千餘種

我國現存的八千多種地方誌，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珍貴的財富，這一類志書記載著全中國各地方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地理等各類別各種歷史狀況，是我大中華民國獨有的地方百科全書。置身在這一偉大的方誌寶庫中專心的做了數十年研究工作的朱士嘉先生，無疑的是方誌學這一方面貢獻最大的偉大的中國人。

朱士嘉字蓉江，一九〇五年生於江蘇省無錫縣，早年因為父親逝世，家庭經濟困難，他無力繼續上學深造。幸好得到他的姐夫資助，考進了江陰勵實中學就讀。後來升入北平燕京大學，獲得中國文學系學士和碩士學位。他在老師的指導幫助之下編寫完成了「中國地方誌綜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地方誌綜錄共有方誌五千八百種。後來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朱士嘉又搜集了七百多種，編輯成中國地方誌補編。朱士嘉爲了編寫這些地方誌綜錄，他先後查

訪了四十一個大小圖書館和許多文化機關。

最後他又補編了數百種，總共有七千四百多種，這在當時以個人的力量從事此一偉大的調查採訪編輯工作，是很不容易達成的艱鉅工程。

美國會圖書館研究

「地方誌綜錄」一書出版後，首先引起國內各大學研究院所史地學者的重視，其後更引起美國圖書館的注意。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大量地方誌，需要整理編目。

一九三九年九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函托燕京大學教授洪業介紹朱士嘉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朱士嘉在該館工作了三年，編成「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地方誌目錄」，一九四二年出版，錄有方誌二千九百多部。

這一年的九月，他離開美國國會圖書館，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深造，四年後，他獲得了博士學位。

四十年代初，朱士嘉參觀了美國國家檔案館，發現館內藏有「道光皇帝給美國總統泰勒書」，以後又找到了「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報告」，怵目驚心拐騙華工的中文檔案一件件的呈現在他的眼前。於是在三年內，利用業餘時間，從三百多冊檔案中找到並複製了一千多頁中美關係檔案資料膠卷，並於一九五六年交給中國歷史博物館。他考慮到

個人的力量有限，已找到的僅是中文檔案資料，還有大量英文的檔案資料也都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世界史和帝國主義侵華史必需的，第一手資料，應設法搜集。

這時，北平圖書館負責人袁同禮到美國考察，道經紐約，於是朱士嘉就向他建議到檔案館去攝製膠卷，結果攝成三百多卷，約十五萬頁。一九四九年後這些膠卷存於北京圖書館內。

辭職回國講學著述

從一九五〇年春天，美國著名作家斯特朗從中國訪問回到西雅圖。有一次，斯特朗和朱士嘉在一家咖啡館見面，她語重心長的勸朱士嘉回自己的祖國服務，於是朱士嘉毅然決定辭去華盛頓大學的教職，接受武漢大學的邀請，返回國內。

他在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又兼任大學圖書館館長。

一九五三年八月，他又從武大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在五年內，編寫了「美國迫害華工史料」、「十九世紀美國侵華檔案資料選輯」、「宋元方誌傳記索引」等書。這時他一面修訂「中國地方誌綜錄」，一面補充張國淦遺稿「中國方誌考」，爲了充實書稿內容，他曾數次自費去上海調查。朱士嘉於一九八九年因病去世，死前是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